

學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雙月報

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

第二期

《學言》目錄

霍韜晦先生逝世四周年紀念講座

主題：《乾一曲折中的直道》.....1

副題：《尋找「真我」的道路》.....5

《乾一曲折中的直道》

許志毅

去年在紀念霍師的講座中，我用《直在其中——霍韜晦先生教風之特質》為文，指出霍師的教化以“直心與深心：個人的修養”為根，然後開出具有“直指人心”、“與學生心靈直接交流”、“以不斷深化的動態過程直入生命深處：”、“靠鍛煉而達到直出、深入”、“直入學問思想的根源”、“直通歷史文化、通於古今”、“直通天地”等內涵的教風。然而當時的探討，只是根於一隅而描述，還沒有深入的研討。今年，我們成立“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”，再以《乾一曲折中的直道》來深化去年的探討。

直心與深心：個人的修養

霍師的直心與深心，當中的修養工夫是如何的呢？他生命的動力、對時代、對眾生付出的力量，乃至智慧，是如何練就的呢？他在談到佛陀年輕成長的時候說到：“這種感受（按：對生命的同情）和倫理（按：對生命的尊重）若加以培養擴大就是一種宗教的感情”。“培養與擴大”就是一種修養工夫，也是一段歷程。我們相信霍師也是經歷這段歷程。霍師面對眾生，就在當下感受到眾生的生命狀態，生起對生命同情與尊重的“直心”，通往一切生命的心、深入眾生的心，相應於眾生的狀態，霍師作出回應與創造；也隨著對眾生有更深入的感受、看到時代的進程，又再有新的創造。在這種對應生命、對應時代，有感受、有回應、有創造的互動過程中，就是一種鍛煉、修養工夫的歷程。霍師所講的“乾元精神”就在當中顯示，就是在一種曲折的互動轉化過程中落實直道。

我們試從霍師兩句極具啟發性的說話探討：“一切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”及“沒有空間就是你的空間”。有一點須要先說明，我們並不是要去解釋霍師的話，因為有關的解釋，已經在霍師的著作中詳述，所以我們是要從生命成長、實踐的角度去探討霍師的心意與根據。

面對現實、道德責任的層次

我們不妨先留意一下自己當遇到生活上或人生上的問題困難時，比方說，家庭問題、相處問題、事業問題、工作問題、經濟問題、前途問題、健康問題或教育問題等等，我們內心的反應會如何？如果往“解決問題方面”去想，可能會產生如下的想法：如何面對處理？有什麼辦法？找誰人幫忙……等。如果往“找原因的方向”去思考，則可能會產生這些想法，如：為什麼會遇到這些問題？有什麼原因？我做錯了什麼？有什麼地方處理得不夠好？該是誰人要負責任……等等。以上的想法，無論是從“解決問題方面”或“找原因的方向”去思考也好，背後的思維模式就是把一切問題化為外在的對象，把自己抽離出來，然後看看如何客觀地處理或找出問題的原因。當我們找到原因、責任，或者是找到處理的辦法之後，就覺得事情完結。如果我們按照這種思維模式去了解霍師“一切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”這句話，從而得到這個啟發——遇到一切問題，要由自己來面對與解決——那已經很不錯；最少，自己承擔自己的責任而不會諉過於人。但是霍師的教法，是從生命成長的層面出發的，承擔自己的責任，解決自己遇到的現實問題，還只不過是停留在“解決問題”的現實層面，盡道德的責任而已。如果問題解決以後，又如何呢？何況很多現實問題，不一定能有完滿的結果的，那又該當如何呢？“一切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”這句話難道只是啟發我們面對現實、盡道德責任的嗎？

面對生命局限的層次

人之所以遇到困境，其實是跟自己過往所做的前因有關；而這些前因，又跟自己的缺點、思維局限、障礙等有關。可是，如果我們的眼光不夠深遠，只是停留在解決問題層面的話，就會錯過進一步面對自己、轉化自己、提升自己的機會。人的一切遭遇，其實與自己的生命內涵緊密相連，所以霍師說“什麼的人做什麼樣的事”。人面對“解決問題”、客觀化的去看問題原因容易，要進入面對自己的狀態很難。霍師深明此義，所以說“成長的秘訣，在真誠的面對自己”。這是唯一能幫助自己提升生命狀態的起點。

面對時代局限的層次

上文提到，人在遇到生活上或生命上的問題時，會有著“把一切問題化為外在的對象，把自己抽離出來”的思維模式，為什麼呢？當然，這首先是個人生命中的局限的問題。但是，霍師更從時代的背景中，看到人被時代思想、流俗文化影響甚深，如理性主義、功利主義等等。於是，就算我們有一下子清醒，能產生一念的自我要求也好，卻很容易的又被現實的思想洪流所淹沒了。我們現代人，縱有希望成長自己的心、想反省自己的心，基於時代文化的局限，要麼獨學無友，要麼被現實洪流淹沒，要麼反省以後卻沒有得到支持或指引的信息，終於還是失望而回。

人啊，本是一個大英雄；

大英雄，馳騁沙場，以智慧之劍殺退煩惱障礙；

大英雄，是生命光明的呈現；

可悲啊，大英雄卸下戰衣，卻與流俗共舞；

即使偶有人提出反抗，眾人還是說：“繼續喝酒，狂歡吧！”

面對突破自我狹隘世界的層次

可能有些稍有慧識的人，會醒過來，從“一切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”這句話深入，懂得去面對自己。不過，很多人的表現，說得好的是把一切問題都化為面對自己的問題，說得不好的就是把其他問題忽視了、消解掉，只看到自己個人的成長。比方說，人家欺騙自己，就認為：“沒關係，是我做不好，要包容人家。以後我做好一點，就會好起來。”這樣的反應，是否有點鴛鴦埋沙？自己做好，固然是必須的；可是對方呢？難道我們的心真的不想理會對方嗎？如果僅僅做好自己，而沒有理會別人，那是否另外一種封閉的形態？因此，我們要明白霍師的心意，他認為人是可以從面對自己開始，明白自己的生命，然後明白他人的生命，然後再從人的障礙、人的思維模式、人想突破的心、時代的潮流文化等不同的層次，一一感受、思考、回應、有所開創，層層互動、逐層提升；要看到我們的心是與一切人、一切文化、時代相呼應的，而並不是孤獨、封閉的。

霍師曾說明佛陀施教背後的四個原則“超越的軌約原則、創造原則、構造原則、相應原則”。霍師就是這樣，從本身的深心而出，通往歷史文化的高度、通往時代的潮流文化；通往古今聖賢、通往一切凡人；通往高尚人格、通往人心中的局限；通往人心中的呼喚、不忍人活在眾苦中。如是霍師有著很多創造。

“一切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”這句話的創造，背後有很多深意，也有很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據，是一個方向性的指引。我想，霍師也很希望我們能從這句話中一層一層的深入，然後看到使命，轉出智慧，懂得開創出不同的回應。如果你明白的話，那麼對於“沒有空間就是你的空間”那種極大的創造精神，從一切困難，乃至絕望中開出希望，當會有一點領會吧？

是終點？是過程？

霍師在講解佛教空的思想時所帶出的一個信息：空給我們一個方向，透過學習，我們可以不斷的、一層一層突破我們的思維框架，提升思維，從而成長。人生的成長如是，事業的開展也如是。由此談到霍師的種種開創，從初期的“佛教思想現代化”，到“後大學”、“喜耀生命課程”、“初心禪”、“性情學”、“乾元學”、“王道學”、“國學班”等等，都是上接道理的世界，下通眾生，橫通時代、不同文化而有的不同開創，都是對應不同歷程而次第開出的創造。時代、思想、形勢、機緣不同，就有新的創造。




霍師雖然離開了，但是精神永在。面對今天的局面，我們當如何開創？謹以《乾一曲折中的直道》的信息來懷緬霍師，願諸位共同努力，必定可學而至！

《尋找「真我」的道路》

陳健恩

近來，「我」的意識開始冒起。往時大團體、大機構、大國家，如同“大品牌”一樣受到追捧。穿搭上去，人也覺得有點份量。現在，態度好像有所轉變，回到個人特色與風格。現代人好像開始，想找回這個「我」。

如何找？從星座找，從命盤找，又或從性格分類找。這個問題，歷史中尋找了好幾次。文藝復興從天賦裡找，啟蒙運動從自由觀念找，存在主義者從存在概念找，但傳統中國文化，懂得從踐道中找回這個「真我」。

《說文解字》說「所行，道也」。甲骨文的道字寫法是 ，由 （四通大路）及 （人）所組成。

可見，道是人行之路，能通四方，不能離開實踐，「可離非道也」《中庸》。那麼，現代人的道走到哪裡去？

後現代主義者中，李歐塔看到現代人的生活目標，通通都變成「交易」；布希亞說「我採購，所以我存在」《現代與後現代》。他認為，歷史不再以暴力作終結，而是冷漠。福柯直指那些“大品牌”枷鎖，正為社會製造癡狂《優質民主》。看來現代的「我」，不走冷漠，便進癡狂。更多人，可能一生處於「交易」程序，經「採購」找回一點「我」的感覺。元宇宙的吹捧，在虛擬境內，只會激化這種交易思維。當除下了虛擬眼罩後，還能分別這個真實我和虛擬我嗎？世界，似乎更加混亂。這種混亂，不是物質生活的混亂，而是精神混亂。尋找「真我」的故事，可能會遙遙無期。

但是，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，告訴二千五百年後的人：「仁遠乎哉？」

誠然，二千五百年後的一人，能呼應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：「法住於世！」

生命絕不容許我們麻木。當你想麻木，生命會阻止你，內心會呼喚你，天地會提醒你，這個我的發現，就是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」的讚嘆所在。因為這個我，人可作甘願犧牲，像《魚與熊掌》的決擇。這個我，可超越本能，凌駕欲望，有最終的決定權，所以這才是「真我」。所以人最終是有希望的，冷漠可以改，癡狂可以平服，麻木終會回頭。夜，只是過程，終歸過去。

人而有仁，文化就永不死亡，法就永遠住世。找回真我，人首先就要回復「精神」。霍師在《中國書院之旅·自序》中說：「文化之道，不在典章、不在知識，而在精神、而在生命。」

文化之道，就在你精神的創造中。簡單來說，如霍老師住世，必依其精神，再有新方法、再建新觀念，以對應時變。所謂聖之時者，即《大學》言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的文化創造意旨。文化物，不單指器物，還有當時的聲音與文字。所以，學就要學精神。回到精神，才會有創造力。這個才是「真我」。

看到生活，覺得不夠美善，便明白精神本來是嚮往美善的。

看到生活，覺得實踐艱苦，便明白精神本來是志於實踐的。

精神，是反映你自己內心，對現實的回應，這不需別人來告訴你，命令你。只須從生活中反思，不須透過“孺子入井”，也看到自己的心本來是美善的。

有精神的人，就是有理想的人。

現實中的曲節，只屬短暫的黑夜，精神上會受苦，但會長出智慧，所以不須太計較，它是成長的過程，可喚醒我們的精神生命。

精神生命，它不會離開文化，人生總有希望。

精神生命，就是要尋找的「真我」。

差點忘記，它還有另外的名字。

「仁」與「性情」。

在尋找「真我」的道路上，得到成長。

祝願大家！